

September 2016

The Shaking Continent: A Metageographical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Yujun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Yujun. 2016. "The Shaking Continent: A Metageographical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5): pp.195-20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5/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摇晃的大陆：欧洲中心主义的元地理学批判

许玉军

摘要：欧洲中心主义观念既是一套价值理念，又是一种时空意识。融入时空观念中的价值等级观念具有隐蔽性。隐藏在欧洲中心主义中的现代空间观念秩序和地理学知识因其具有的“客观”和“中立”特性，通常被后殖民批判所忽略。元地理学批判所要揭示的正是被传统后殖民批判所忽略的、建构其他观念赖以依存的地理学知识建构的客观性。本文从大陆的划分、东西方的划界及其依据的标准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元地理学知识都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往往是文化和地缘政治利益的隐喻。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空间秩序观念的元地理学批判，并不意味着寻求一种对立的替代方案，更重要的是启发一种“间性”思维方式。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元地理学批判

作者简介：许玉军，集美大学教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电子信箱：smileysandy@126.com

Title: The Shaking Continent: A Metageographical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bstract: Eurocentrism refers to both a system of values and a space-time mindset. Modern space-time ideology an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re characterized by objectivity and neutrality, which is usually ignored b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However, the divisions of continents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end to betray subjectiveness and randomness, which sheds light on the interests of culture and geopolitics. The deconstruction of Eurocentrism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a replacement, but an alternative mindset.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Eurocentrism; metageography

Author: Xu Yujun is a teacher i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nd a Ph. 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s literary and art theories as well as trans-cultural studies. Email: smileysandy@126.com

引言

反写欧洲中心论遭遇的首要问题是，欧洲是什么？欧洲在哪里？西方是什么，西方在哪里？学术批判的激情和狂热遮蔽了隐藏在通俗观念中的“简单”问题。后殖民主义批评在释放了欧洲或西方施加的压迫感的同时，忽略了它在地理学意义上的所指不稳定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隐蔽性。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在解构欧洲现代启蒙宏大叙事的快感中，习惯性地把欧洲或西方当作能指滑

动的休止符。既然地球是圆的，东方和西方是如何分界的？如果假定地理学是“科学”，那么这种东西方分界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如果分界的依据不是地理科学，那么它又是依据什么划分的？为什么有近东、中东和远东的观念流行，却没有对称的“近西”“中西”“远西”的概念指称？所谓元地理学批判，是指对为其他知识提供基础性的地理学框架知识的客观性和合法性进行质疑和批判。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在分析了英法美关于伊斯兰和阿拉伯的东方学后，指出19世纪的西方学者关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不透明，文本背后隐藏着权力意识，是

一种伪文化文本,从而引发了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学术潮流。此后的几十年里,萨义德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被极大地挪用,关于东方学的批判领域也从比较文学领域扩展到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而地理学因为一种“客观”和“中立”的学术特点而不易被发现。现代西方思想对大陆的分界、东方与西方的分割,都不一定具有“科学性”,而往往是文化和地缘政治利益的隐喻。

一、大陆划分的历史脉络

当今世界普遍流行的大陆划分方案有一个明显令人质疑的地方,为什么欧洲人把小小的半岛称为“大陆”,却把印度和中国的广袤地域视为“次大陆”?亚欧非大陆本来是连为一体的,为什么有亚洲、欧洲、非洲之分?早在1680年,大英地图的作者就指出,“这种划分并不合理,因为亚洲比其余二者大很多,欧洲又小于非洲”(Pitt 14)。19世纪的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佩舍尔(Oscar Peschel)坚持认为,欧洲只是亚洲的延伸部分。尽管古往今来的众多方法将世界划分为欧洲、亚洲和非洲(后来加入美洲),但是“大陆”的概念迟至19世纪晚期才明确出现,并且欧亚大陆的分割成为大陆体系的核心。编纂于19-20世纪之间的《牛津英语字典》将大陆体系的变迁描述为:

最初认为存在两块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前者包括欧洲、亚洲和非洲,它们构成一块连续的陆地;后者即南北美洲构成另一块大陆。这两块大陆是严格意义上的岛屿,只能通过各自的范围加以区分。现在通常认为有四块或五块大陆,即欧洲、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最大的岛屿澳大利亚被认作另一块大陆。(536)

关于大陆的概念和划分争议一直伴随着西方的地理知识史和世界观。

根据汤因比的考察,最初的洲际分割来自古希腊的水手,他们将始于爱琴海,经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刻赤海峡,终到亚述海的水道两侧分别赋予欧洲和亚洲的概念。后来,当时称作“利比亚”的非洲加入,世界三大洲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希腊人以爱琴海为中心观察世界,东部的陆地为亚洲,西北面的陆地为欧洲,南部的陆地为非洲(Toynbee 711-12)。这个方案的可疑之处在于,横跨爱琴海的希腊文明自身的不纯粹。希腊的中部居民利用欧亚分界线将他们与爱奥尼亚近亲作了区隔,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自由的欧洲人,而爱奥尼亚人却屈从于专制的亚洲(波斯)(718)。

中世纪继承了古典时代的大陆三分法,却有了不同的叙事:诺亚将世界的三部分即亚洲、非洲和欧洲分别分

给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闪作为长子对应着亚洲大陆的宽广(Woodward 334)。中世纪著名的“T-O”地图将世界描绘为一个十字架,是这一时期典型的空间神学观的反映。古典权威和神学相互协作,披上了神圣外衣的大陆体系结构模式此后几乎未动,一直持续到现代初期。文艺复兴时期,在复苏古典知识的同时,也唤醒了大陆体系结构的古老记忆,古典大陆体系结构在文艺复兴的崇古思潮中获得权威。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遭遇了“新大陆”,但是三大洲的大陆体系并没有被立刻打破,而是策略性地将美洲定性为一块“独特的陆地”,从而从地理意义上而不是文化意义上与其他大陆对等。因为发现美洲带来的可怕“宇宙学冲击”(cosmographic shock),这个再概念化过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Zerubavel 69)。虽然早在16世纪就有葡萄牙和德国的地理学者在地图中赋予了美洲以大陆的地位,但是新大陆的地位和非洲一样低于亚洲和欧洲。^①西班牙在更长的时间内否认美洲大陆的地位,而倾向于称其为“印度群岛”,直到18世纪末,“美洲”概念才开始被主张美洲独立的知识分子使用(Mignolo 240)。^②接受新大陆不仅仅是在旧大陆体系结构中的添加,而是需要对现有大陆结构知识进行重构。最终根据美洲人是人类世界的第四部分的人类学判断,“独特的陆地”才升级为与古老的大陆结构体系相对等的大陆。

随着地理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古希腊权威的衰落,世界地理体系结构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但是,直到19世纪,大陆体系才基本成型,并被视为来自勘察的真实的地理大发现,而非人类不可靠的想象。进入20世纪,绘图者将东南亚划分出来定义为岛屿,将大洋洲作为第五大陆(如果美洲分为两部分,则为第六部分)的观念开始流行。布鲁克斯在其《世界区域地理》中以连续的章节介绍欧、亚、北美、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并且用一个单独的章节介绍不列颠群岛(Brooks 6)。在此,欧洲中心主义让位于英国中心主义,暗示着北大西洋出现了一个崭新而真实的大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地理学家都认同将大陆作为划分世界的标准。1937年出版的《房龙地理》调侃地批判了大陆体系的不稳定性,“你不妨使用大陆体系,只要你能记得住其划分的随意性”(Van Loon 74)。他更推崇将世界分为亚洲、美洲、非洲、欧洲、澳大利亚。刘易斯和魏根认为将南北美洲作为一体而忽略它们之间的分割,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谋求西半球主导地位的政治地缘利益的结果(15)。20世纪50年代,南北美洲作为两块独立的大陆已经被接受,同时,南极洲也纳入了大陆的体系。此后,世界七大洲体系经过“科学论证”,传播到世界各地。我们发现,世界大陆体系结构的过程既是地理知识不断增加和概念重构的过程,也是欧洲关于地理观念知识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布劳特将西方在殖民时代向世界

输送地理学知识的行为称之为地理传播主义和殖民者的世界模式(12)。

二、大陆划分标准的批判

大陆体系结构的生成和沿用参照了两个维度,即自然特征和文化特征。而这两个维度似乎都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从生物学角度看,所有当代大陆的分界线都显得模糊而不“科学”。就美洲而言,根据现代动物地理学,分界线位于美洲北部,横穿墨西哥中部。撒哈拉南部非洲与南阿拉伯的动物区系更像,欧亚大陆北部的动物区系更接近北非的动物区系。传统上被认为是非洲的一个大岛的马达加斯加却是一个独立的动物区系(Neill 99)。从地质学角度看,与印度相连的是遥远的澳大利亚,而不是附近的亚洲。非洲处于被大裂谷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大陆与岛屿的区分也没有明显的标准。马达加斯加是块独立的陆块儿,却不被称为大陆,从生物学角度看,澳大利亚也只是非常大的岛屿(Wilson 120-21)。

如果说从自然地理学角度看,大陆体系的划分呈现出不相关性,那么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看,大陆体系概念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将历史和文化信息进行鸽笼式分类,纳入大陆框架,将从根本上扭曲基本的空间模式,并导致对文化和社会差异的误解。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比欧亚大陆的假想分界线更能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了”(刘易斯 魏根 18)。如果说大陆的划分是依靠陆块儿或多或少相分离的标准,那么欧洲和亚洲的大陆划分明显不合理。对此,刘易斯和魏根分析到:

欧洲大陆地位的顽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划分的疏忽,也不能理解为出于方便对复杂世界地理的一种简化。应该理解为整个概念体系固有的。将欧洲和亚洲看作同一块大陆的两个部分也许更具地理学准确性,却削弱了欧洲人及其海外后裔所坚持认为的优越性。通过欧亚之间设置一条洲际分界线,西方学者可以借此加强对两个区域进行文化划分的观念——这种划分确定了现代欧洲作为一种文明的本质。(19-20)

有辩者称,欧洲大陆的独立不能从单纯的地理角度看,而是因为其具有文化的连贯性。文化标准取代自然分类定义下的欧洲,也预示着一个有共同文化特性的亚洲,一个具有连贯的文明或文化的亚洲,可是事实并非如此,19世纪法国百科地理学家艾利兹·勒吕克指出,亚洲内部分化十分严重,

亚洲不像欧洲那样在地理统一性上具有巨大的优势,亚洲也孕育了很多区域性文明,但只有欧洲继承了它们,并通过融合催生了一种更高级的文化。也许在某一天全人类都能参与其中[……]由于被高耸的山脉或干旱的荒地分割,亚洲人天然地比欧洲人更具独特性。(Reclus 18)

亚洲多样文化或文明在此不是划分大陆的依据,而是因被自然障碍的阻隔而笼罩在模糊性中,被本质化了的亚洲的独特性和文明低等性,衬托出欧洲文化的连续性和优越性。对此,雅克·卢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使得欧洲如此特别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各国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而其他大陆只不过是“同一个名称下的团块儿”(Rougmont 150)。安德鲁·马奇一针见血地评论到,这种智识策略昭示的是欧洲学者的心理状态而非亚洲的地理状况(March 7)。

对大陆体系结构负责的不应是其划分标准的含糊,而是元地理学框架中长久潜藏的环境决定论,即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群体的社会和文化差异。与此相关的是人的道德、个性、气质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和等级秩序,以及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优劣。温和的气候可造就活力充沛的心智、强健的体魄和进步的社会,而热带地区炎热气候催生的是衰弱无力而麻木不仁的人种。这种价值判断有着古老的传统,开启在古希腊,成就于孟德斯鸠,延续到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魏特夫的水利工程论说中。大陆体系结构表面上的“科学”划分背后实际上潜藏着种族优劣的价值判断,并且以“一个更加微妙却和大多数人无力辨识的方式潜藏在大陆神话的背后”(刘易斯 魏根 20)。

与亚洲地理环境设定的劣等宿命不同的是,延续在各类历史文本中的欧洲的自然及与之相关的优越性。维多利亚时代的巴克尔毫不讳言这种判断,欧洲温和的自然环境给人们留下了“思想”发展的空间,而其他大陆比较严酷的自然条件致使人性备受束缚。欧洲人之所以不迷信的天然条件是欧洲面积较小(Buckle 87)。有同样论调的还有卡尔·里特,他认为欧洲所处的位置不会阻碍反而会推进它的发展。欧洲版图远远比其他大陆小,因而更容易被人们了解,也更易于开化(Ritter 348)。萨义德曾说,作为一个地理和文化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构建起来的。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遗迹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存在(Said 7)。这一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欧洲和亚洲的对峙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修辞和语汇。

三、东方和西方阈限所指的变迁

东西方的划界首先萌发于欧洲大陆内部,进而西方的空间所指经历了一个从欧洲内部到欧洲外部的渗透过程。据雷蒙德·施瓦布梳理,西方-东方的最初明确划分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Schwab 1)。源于西罗马帝国的拉丁基督教界一直是西方最持久最核心的部分,通常希腊也归属于西方。匈牙利学者简诺·苏斯指出,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划分是将拉丁基督教界的欧洲西方与东罗马帝国和俄罗斯东正教区相分离。到了中世纪,与拉丁相关的西方文化区也将中部欧洲和西部欧洲纳入其范围(Szucs 133、156)。从地理学角度看,中部欧洲作为西方的一部分的地位也不稳固,特别是教区的东部前沿如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及周围地区,通常被看作东方和西方的过渡区域。

启蒙时期,位于德国以东的欧洲部分被认为是分割亚洲与欧洲、文明与野蛮的缓冲区和中介地带。随着16—19世纪欧洲人的散居,在欧洲基督教界内部划分的重要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超越欧洲的西方,将横跨大西洋的欧洲居民聚居区纳入西方范围之内。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被扩展了的西方意识得到加强。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被视为欧洲文明而纳入西方。冷战时期,欧洲被铁幕割裂,大西洋群体取代西欧成为西方的地理学所指。在冷战的高潮时期,有些地理学家将所有美国联盟都纳入西方范围,包括南越和非洲大部分,将瑞典和瑞士等中立国家排除在西方之外。20世纪60年代,新闻界和大众中间将七国集团视为西方而忽略日本在自然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东方属性,而拉丁美洲被排除在西方之外。大卫·斯拉特纳曾说,被宣传的西方概念实质上是建构在“对美国历史和英国历史的选择性阅读”之上的(Slater 67)。

任何概念都是在与相邻或相对概念的关联中获得意义的。西方在历史上的不同内涵也暗含着与之相对的东方的地理学意义所指。古典时代的东方指与希腊对应的波斯,中世纪时期是指与基督教区对应的伊斯兰区,而到了近现代,随着大航海运动,东方的所指不断向亚洲或非洲拓展。东方源于东地中海,当时印度是欧洲人所知的东方的尽头,而中国对于他们还只是个传说。最初的东方包括西南亚部分。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指的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文化经济共同区。到7—8世纪,地中海被阿拉伯人占领,东方相对于西方的“欧洲性”,又呈现出新的东方意义。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东方的自然定位没有立刻改变。但是当东方和伊斯兰的意义重合后,东方的所指便由地中海向外扩展,包括位于英国西部的摩洛哥也被划入东方文明的范围之内。伴随着航海运动和殖民运动,东方的概念意义进一步向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延伸。

据雷蒙德·施瓦布考察,到了19世纪,印度取代了黎凡特地区进入东方学家的视野,中国也开始明确出现在地图上。相对于大陆体系的亚洲,东方概念呈现了更多的文化特性和内涵。由此,东方包含北非这样从未被划为亚洲的区域,甚至东欧和南欧也常常被认为具有东方特性,而亚洲的西伯利亚总是被排除在东方概念之外。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渐渐倾向于将西南亚和北非排除在“东方”之外。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众观念中的东方中国已经取代了伊斯兰成为东方的核心,东方这一术语更多的联想是中国、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半岛。不过这一观念还没有进入学者的视野(刘易斯 魏根 41)。远东地区逐渐取代东方所指的原因可能在于欧洲知识的东方扩展和科学的兴起。根据20世纪早期的人种科学观点,东地中海大部分居民更像欧洲人。但是,文化观念中的东方传统始终不能忽视。当代东方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中又增加了中东、近东和远东的指称。这些概念的出现,地缘政治和军事属性的色彩更浓,而西方的知识生产中心也转移到了美国。其地理范畴所指仍然具有随意性。

四、东西方划界的批判

从地理学角度看,东方和西方的划界遭遇如下质疑:一、既然地球是圆的,西方在哪里?二、东方和西方是无法在地图上精确标识的范畴。《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著者为观察世界既提供了西方视角,又提供了东方视角,认为任何明确划分全球的视角都有问题。^③直观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划分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观念,但是东方和西方概念建构的基础更多地借力于文化资源,而且其内涵意义以及依此而定的界限随着历史语境的迁移而变化不定。从元地理学角度检视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起点必须面对四个问题:一、东西方的分界线定位;二、西方的空间所指;三、东方的空间所指;四、东西方分界所调用的资源。

东方和西方的空间错构和地理学区隔混杂,将那些执拗学者的研究视角引向文化阐释的救赎期许。既然东方和西方的空间概念混杂不清,是否可以通过西方对自身和对应的东方的文化想象去界定东方和西方的边界呢?刘易斯和魏根通过追述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传统修辞话语后发现,积极支持西方文化和赞扬东方文化呈现出“两种超稳定的版本”。只不过支持西方文化的占支配地位,赞扬东方文化的占从属地位(65—69)。对欧洲文明的文化优势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控制和征服自然的冲动;与他者关联的主体性意识;对增长和发展的渴求;对个人自由的珍视;依赖技术改良社会的务实世俗倾向;特别重要的是崇尚理性。而东方(人)则呈现出明显的本质化特征,如社群主义、审美的、不同于西方的世俗价值观、服从权威等。在众多对西方和东方的

本质化过程中,进步、自由、文明作为西方文化特征成为稳定的修辞,统摄在“西方理性”的抽象化表述,呈现在现代西方在政治-经济维度相对于东方的优势和开拓性,支持着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因而,试图通过理性和政治经济学考察东方和西方边界就是顺理成章的了。第一,理性是否具有一种不均衡的地理分布;第二,西方的民主和进步与东方的专制和停滞之间的对照是否合理。结果证明,诸如理性、民主、自由、进步和非理性、专制、停滞均足以作为分界的标尺,东方和西方的分界依然找不到文化支持的基石而呈现出模糊性。针对如此简单的二元对立世界观,亨廷顿感慨道,世界太复杂,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划分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亨廷顿 7)。

从元地理学视角看,西方与非西方同样调用了大陆的神话的二元分法的纵深历史资源。西方通常指欧洲及其直属殖民地,东方则通常仅仅是亚-非代名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空间所指重叠了。这个地理坐标的主要特征是:联系理性与进步的西方和灵性与停滞的东方,已经在历史上形成了。虽然没什么根据,这一号称的对应最终形成了元地理学神话的中心结构。表面上元地理学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元历史学问题了。一旦联系到元历史概念,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元地理学差别特别微弱:西方与现代性是一致的,非西方仅仅在迎头赶上欧洲和北美的模式的意义,才能够进入现代世界。布劳特批评道,欧洲中心主义将世界划分为一个内圈和一个外圈,内圈领先,外圈落后,内圈创新,外圈模仿。欧洲中心主义只从内部看待世界历史,是一种“时间隧道”的狭隘世界观。欧洲永远是先进的、进步的、现代化的,世界各地都是进步缓慢或者停滞不前的。所有被接受的元地理学结构必须同样受到持续的地理的、历史的审视。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现代中心主义的地理学神话(1-9)。

周云龙指出,东方和西方的划分标准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的地理实体,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常常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事实上,所谓的东方与西方只是一种修辞符号,或者说它们表征的是一种知识状况(137)。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总是与西方对峙存在的,西方不同时期的文化心态决定了它定义东方的姿态。这一姿态在现当代更多了一层政治地缘和经济利益的色彩。20世纪70年代,曾有学者认为西部概念几近消亡,东部概念也随之被人们忽略。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人们的美好愿望。维柯认为人的历史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他所知的就是他已做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不仅仅在于自然之中,正如西方也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一样。

结 论

今天使用的全球地理框架,看似客观,实际上是“以制图的方式对欧洲权力的庆祝”(刘易斯 魏根 10),在隐含意义上,它就是权力地理学。元地理学批判尝试着既解构又建构世界地理划分,不但强调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要测绘出那种尚无人尝试着去理解的真正的地理结构;指出世界地理基本观念的传统构成本质,同时也否认它们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并最终揭示出隐藏在元地理学概念化背后的政治动因,但又否认它们可化约为战略利益。元地理学批判从解析大陆体系结构入手,却得出更有启发意义的哲学思考,不仅怀疑任何历史性的诠释,更揭橥欧洲作为中心的全球地理学源自某种高傲的知识阴谋。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者沉浸在解构的喜悦中而失去了被批判的警惕。而是很有必要放弃所有这些观念转而寻求一种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视角。这个日益整合的世界需要一种更为谦逊、诚实与精确的地理描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涵盖在民族、阶级、性别之间的二元矛盾中,即谁的话语和知识代表了真理?这也正是文学和文化批判需要解决的问题。元地理学批判包孕了以上各种二元对立,为文艺批判提出一个新的可拓展的空间和方向。

注释[Notes]

- ① 到18世纪早期,美洲被视为迥然不同的自然领域,许多受到启迪的思想家认为美洲的自然特性要逊色于东半球的自然特性。
- ② 西班牙人认为东印度群岛的概念比美洲的概念更为可取,因为它把西半球的殖民地与菲律宾联系起来了。
- ③ S. Hofstra. *Eastern and Western World* (The Hague: Van Hoeve, 1953). 东方视角参考第13-23页;西方视角参考27-35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J. M. 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 [Blaut, J. M. .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Trans. Tan Ronggen.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02.]
- Brooks, Leonard. *A Regional Geography of the Worl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26.
- Buckle, Henry Thomas.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London: Rutledge and Sons, 1872.
- De Rougemont, Denis. *The Idea of Europe*.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rans. Zhou Qi, et al.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2012.]
- 马丁·刘易斯 卡伦·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杨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Lewis, Martin W., and Ka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Trans. Yang Ji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1.]
- March, Andrew. *The Idea of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74.
- Mignolo, Walter. "Misunderstanding and Coloniz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Memory and Spac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2.2(1993): 209-60.
- Neill, William. *The Geography of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1. Compact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itt, Moses. *The English Atlas*. London: Theatre, 1680.
- Reclus, Elisee.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19 Vols. New York: Appleton, 1891.
- Ritter, Carl. *Geographical Studies*. Trans and ed. W. L. Gage. Boston: Gould and Little, 1863.
-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Trans. Wang Yugen.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 Schwab, Raymond. *The Oriental Renaissance: Europe's Rediscovery of India and the East 1680-1880*.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Slater, David. "Trajectories of Development Theory: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Beyond." *Geographies of Global Change: Remapping the Worl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ds. R. J. Johnston, Peter J. Taylor and Michael J. Watts. Oxford: Blackwell, 1995.
- Szucs, Jenő. "The Thre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 *Acta Histor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9.2-4(1983): 131-84.
- Toynbee, Arnold J.. *A Study of History*. Vol. 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1961.
- Van Loon, Hendrik Willem. *Van Loon's Geography: The Story of the World*. Garden City, N. Y.: Garden City Publishing, 1937.
- Wilson, Edward O.. *The Diversity of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Woodward, David. "Medieval Mappaemundi."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1: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Eds.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Zerubavel, Eviatar. *Terra Cognita: The Mental Discovery of America*.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周云龙:“从大陆体系到世界区域”,《国外社会科学》2(2012): 133-38。
- [Zhou, Yunlong. "From Continent System to World Regions." *Foreign Social Science* 2(2012): 133-38.]

(责任编辑:王嘉军)